

# 馮玉祥逼宮「叛賣」内幕（上）

王念康

民國十三（一九二四）年十月，直奉二次大戰，馮玉祥倒戈，逼宮劫寶，溥儀出奔，是中國現代史上重大事件之一。

由於溥儀出奔匿居天津最後投入日本軍閥懷抱，使昭和軍閥建立偽滿蒙帝國的陰謀詭計，加速進行，由而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成立偽滿洲國，使田中義一的狂妄構想得以逐步推進。中日八年大戰，尤使中共坐大，大陸淪陷造成今日中國大陸八億同胞受苦受難的悲劇。

早在民國元年，曾任前清肅親王善耆顧問，日本名女間諜川島芳子之義父川島浪速，就有利用善耆為號召，建立偽滿蒙帝國的企圖，其後被日本外相田康哉出面阻止，計劃胎死腹中。川島因之憤慨萬分，祕密發表了一本「對支（那）管見」，將其野心暴露無遺。民國四年時，日本大隈重信內圖還在祕密的為善耆編練勤王軍，終因與張作霖部發生衝突，釀成鄭家屯事件而後洩露於世，試想，日本對滿清一沒落王孫，都肯下這麼大的本錢。其於名義上仍對東三省有宗主權的滿清廢帝溥儀，豈能輕易放過？日本軍閥早就處心積慮，準備劫持溥儀，充作傀儡，建立他們

夢想中的「滿蒙帝國」。偏偏就有一心逼宮盜寶的馮玉祥，魯莽滅滅，把溥儀擰出清宮，讓他投入日本懷抱。從而導致一連串震驚世界的事件。

## 四照堂點將的凶兆

民國十三年九月，屬於皖系的浙江督軍盧永祥，被直系軍閥齊燮元、孫傳芳兩路夾攻，蘇浙戰爭爆發。盧永祥根據「粵、奉、浙三角同盟」約定，分向國父和奉張求援。九月五日，

國父在廣州大本營召開軍事會議，決定分兵兩路，由國父親自督師北伐。奉天方面的張作霖，則舉兵十二萬衆，長驅直犯山海關。直系軍閥立起應戰，直系領袖北政府賄選總統曹錕，拜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。吳佩孚迅集直軍二十餘萬，設總部於北平四照堂。於是吳玉帥（吳佩孚字子玉，人稱吳玉帥）四照堂點將，將二十餘萬人馬分爲正軍九路，援軍十路，各路司令，多達四十名之多。是夜也，四照堂上，直系將星雲集，吳玉帥戎服輝煌。燈火通明，氣氛肅殺。午夜十二點

軍第二路司令胡景翼，率領所部陝軍二萬名，進駐喜峯口和平泉縣，緊隨馮玉祥之後，加以監視。那時馮玉祥所部只有十一師一萬二千人，張之正聽見他高聲一喊：「討逆軍總司令吳佩孚！」

突然之間，衆將官「哦——」的一聲驚呼，電燈全部熄滅，四面玻璃透明的四照堂上一片漆黑，氣得吳玉帥跳起腳來吼叫：

「快查，這是誰在搗亂？」

副官們一面齊聲應：「是！」一面忙着摸索掛電話。電話接通了，電力廠裏的人連聲道歉，央求的說：

「請……請稟告玉帥，絕對不是有人搗亂，這……這是咱們在換電。……」

可是話沒說完，燈光又亮。衆將官偷偷警望，吳玉帥一臉怒容，滿面秋霜。衆人彼此面面相覷，又發現大伙兒的神色都很不自在。原來北洋將領一向迷信，人人都認爲，大軍將發，點將時分，點到主帥而電燈熄滅，這一定是大凶之兆。事實證明，果不其然，當時吳玉帥點將，係以彭壽華爲第一路總司令，王懷慶爲第二路總司令，馮玉祥爲第三路總司令，張福來爲援軍總司令。他早曉得馮玉祥天生反骨靠不住，便另派援軍第二路司令胡景翼，率領所部陝軍二萬名，進駐喜峯口和平泉縣，緊隨馮玉祥之後，加以監視。那時馮玉祥所部只有十一師一萬二千人，張之

(上) 幕內「寶劫」宮逼祥玉馮

江第七旅和宋哲元第二十五旅各七千人，兩共兵力二萬六千名，跟胡景翼所部兵力相差不多。所以，吳玉帥以為他打的這個算盤是十拿九穩的；——馮玉祥既有大部隊監臨，他就決不敢異動。

### 馮玉祥與故宮寶藏

在山海關前線，二十餘萬直軍開始猛攻人數僅及其半的奉軍，反覆決盪，戰況激烈，為有史以來所僅見。直軍人馬衆多，奉軍火力較強，幾番鏖戰，奉軍力乏，頗呈不支之勢。張作霖難免心中恐慌，他也知道馮玉祥性好犯上作亂，尤為貪財之輩。便派一名專使，西出熱河，直抵承德，跟馮玉祥見了面。來人奉上東北幣老頭票二百萬元，請馮玉祥倒吳玉帥的戈，給他來上一次變



民國十三年十月直奉二次大戰倒戈逼宮劫寶時的馮玉祥。

生肘腋，回師不及。並且鄭重聲明，事成以後，還有八百萬元老頭票的巨額犒賞。

於是，重幣甘言，雙方一拍即合。馮玉祥曉得陝軍最窮，送十萬元老頭票給胡景翼，果使監軍大將變成了謀叛夥伴。又洞知討逆軍副總司令王承斌，和守北平的十五旅孫岳對吳玉帥久已不滿。又派人去和王、孫二將分別聯絡，取得一致

倒戈的協議。馮玉祥不勝之喜，十月二十一日，

當吳玉帥和張學良、姜登選在山海關殺得天地變色，日月無光。馮玉祥、胡景翼兩軍合為一軍，一聲令下，來上個全體向後轉，一路掩旗息鼓，人啞枚，馬啞鑼的奔向北京城。到時，孫岳大開德勝門，親自迎入。馮玉祥率部入城後，動作好不迅速，他立派砲隊包圍北政府總統府，將北洋

總統曹錕手到擒來，囚禁在延慶樓。然後，由王承斌代表叛軍登樓請謁，逼着曹三爺（曹錕），下令山海關直軍停戰，吳玉帥罷職。

玉帥正在關前鏖戰，驟間變局，迅採緊急措施。命援軍總司令張福來自代，擔當山海關大戰的重責大任。他親率衛隊一百名，搭乘北寧路專車，一路過站不停，風馳電掣般趕到天津。趕忙拍電報，檄調江蘇、江西、安徽、湖北、河南、山東各省直軍北上入衛。可是，皖系頭目段祺瑞也在天津靜觀待變，他把握機會，致電傾向皖系的山東督軍鄭士琦。於是鄭士琦再倒戈，陳兵濟南，拆斷津浦鐵路軌，阻止長江流域直軍

北開。這麼一擊，張福來在山海關腹背受敵，吳玉帥在天津車站四面楚歌。前線十餘萬直軍兵荒馬亂全線崩潰，張福來僅以身免。吳玉帥走投無路，只好收容了殘餘之衆五千名，乘華聯軍艦南逃，繞過京滬而退到湖北。二十餘萬直軍風流雲散。二次直奉大戰，便這麼變魔術式的宣告結束了。

那時節，滿清廢帝溥儀正安居故宮，故宮裏有的是元、明、清三朝御府珍儲，清朝十代的帝王珠玉寶器，九洲百陶七百餘年的上貢方物，以及不計其數的鼎彝圖書，奇珍異寶，稱得上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豐富、最珍貴的無上寶藏。

北京兵變，馮玉祥回師的消息，是由溥儀的岳父榮源、和內務府大臣紹英，氣急敗壞，奔進宮來奏報溥儀的。那一年溥儀已經十九歲，結婚也有兩年，算是很懂事了。當時他一聽馮玉祥的名字，心裏就有點嘀咕。因為在他的記憶之中，馮玉祥對清宮寶藏久有垂涎之意。溥儀老忘不了民國六年張勛復辟，段祺瑞馬廠督師，吳佩孚和馮玉祥相率擊潰張勛，攻進北京城裏，當時京城就有馮玉祥即將逼宮劫寶的謠傳，把清宮上下人等吓得要命。後來幸虧段祺瑞使出快刀斬亂麻的手段，迅速恢復京畿秩序，勒令馮玉祥率部撤離，這才免去了清故宮的一場浩劫。然而，馮玉祥仍還發表通電，主張把廢帝的小朝廷擡出紫禁城。這一回，馮玉祥來勢洶洶，不但人馬更多，而且聲勢尤盛。怎叫溥儀聞訊不大驚失色，連聲怪

「糟了，糟了！」

(上) 幕內「寶劫」宮逼祥玉馮

然而，溥儀左右的皇親國戚，王公大臣，却在七嘴八舌的安慰他說。

「皇上，您又何必白操這個心咧。民國政府跟咱們簽訂得有優待條例，這是世界列國所公認的。假使那個馮玉祥也敢對咱們有什麼舉動，民國政府管不了他，那各國公使也一定會得出面干涉的呀！」



馮玉祥向羣衆演說時的神情。

## 武裝逼宮來勢汹汹

可是，令人吃驚的消息還在繼續不斷的傳來

。據說，馮玉祥已經下令解除紫禁城內城守衛隊的武裝，用他的國民軍執行紫禁城的守備。紫禁城裏外的守備隊是陸軍第二十六師，旅長曹瑛，是曹鋗的胞弟，番號是一個師實力却遠在一個師

以上，因為第二十六師是曹鋗本人的衛隊。和由

曹鋗胞侄曹士傑所掌握的

陸軍第二十六混成旅，同爲曹家子弟兵，也是曹鋗

的看家隊伍。是在曹鋗入

京以後，方自曹鋗的老巢

保定調來的。

清宮守衛隊換上了國民軍，就等於清宮和溥儀全都落到了馮玉祥的掌握。從此以後，生殺予奪，一唯馮玉祥之命是聽。難怪溥儀聞訊以後會嚇得魂不附體，手足失措了。他去跟皇后婉容悄悄兒商議，要不要也學北洋要人的樣，逃到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去避一避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馮玉祥快馬加鞭的先下手爲強了。

馮玉祥派首都衛戍司令、第十一師旅長鹿鍾麟、警察總監張璧，率領手

衛隊二十名，執行驅逐溥儀，佔據清宮的逼宮任務。事先，鹿鍾麟派出部隊繳了紫禁城守衛隊的械，改由國民軍在紫禁城外站崗、巡弋。並且派部封鎖清宮所有門戶，嚴禁出入。這些國民軍守衛隊尤曾接獲祕密命令，務須嚴密防範洋人，萬不可讓他們接近清宮。

外圍佈署竣事，鹿鍾麟便一馬當先，排闊直入清宮。清宮中的王公大臣，大小太監，一遇到這些握槍實彈，凶神惡煞般的國民軍，被他們一眼瞧見，便是舉槍相問，一聲厲喝：

「站住，不許動！」

清宮中人無不吓得魂飛天外，簌簌發抖。一個個就原地站住，一動也不敢動。鹿鍾麟、張璧領着那二十名槍兵，靴聲橐橐，直往內宮闖。他們終於找到了既老且弱，胆小如鼠的內務府大臣紹英。紹英站在鹿鍾麟面前，混身顫抖戰慄，有如風中枯竹，但聽見鹿鍾麟在厲聲吆喝，下達命令——

「奉國民第一軍馮總司令命令，限前清宣統皇帝在二十分鐘之內遷出紫禁城！」

馮玉祥的煌煌嚴令，紹英分明是聽得清清楚楚的。只不過當時他正抖得厲害，一時時囁嚅囁嚅的答不上話來。事後被斥爲「民國華歆」的逼宮司令鹿鍾麟，故顯威風的光了火。他伸手一指清宮後面近在密邇的景山，亦即明朝崇禎皇帝自縊而死的煤山山巔，逼宮司令像煞有介事的虛聲恫嚇道：

「告訴你吧，我們已經在景山上架好了大砲，二十分鐘的期限一到，馬上就要開砲轟了！」

紹英這一驚，更是如中霹靂雷霆，偏偏越着

，仍在警告的說：

「快點去收拾東西，照料你們的皇帝出宮，你總該聽說識時務者爲俊傑這句話吧？」

紹英連聲應是，然後拔足飛奔，他一口氣奔

入婉容所住的儲秀宮。

時在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上午九時卅分。

急，越是掙扎不出一句話來。紹英面如死灰，全像僵住了一樣，盡最大的努力，也只有連連的點頭，表示鹿鍾麟的命令他已經聽到了。可是他的雙腳却像釘牢了在地上，一步也不能動彈。縱然紹英被吓成半死，可是他仍然無法執行鹿鍾麟所下達的「命令」。限期將屆，鹿司令越來越不耐煩啦。他按照預定程序，實行逼宮步驟第三步

，從胸前拉下兩支木柄手榴彈，重重的往桌子上一放。然後虎視紹英，又是一聲虛張聲勢的喝問：

「你還不趕快進去，告訴宣統皇帝？」

「是是是，我這就去。」紹英總算被逼出

了一個答覆來，話一出口，胆氣略壯，他再苦苦哀求的說：「可是，宮裏這麼大，由後頭到前頭

走一趟，都得好半天功夫。這二十分鐘的限期實在是不够，能不能……能不能再寬限一點時間？」

偏起頭來想了想，鹿鍾麟終於慷慨大方的說

：「好吧，那我就答應你們，再寬限二十分鐘。」

## 二十分鐘掃地出門

說罷，不等紹英開口回話，鹿鍾麟轉過身去，向他手下各人大聲宣佈：

「去告訴弟兄們去，我已經答應了他們，再給寬限二十分鐘！」

顯然和醫了些，只是他將一份文件遞給紹英以後

，等他再折返身軀面對紹英時，鹿鍾麟的面色

倉皇的大監，連連揮着手說：

「趕快，趕快。趕快打電話。請王爺，陳師

(上)幕內「寶劫」宮逼祥玉馮

傳，朱師傅和洋師傅來一趟！」

王爺，溥儀指的是他生父父親，攝政王戴禮

。陳師傅指陳寶琛，朱師傅指朱益藩，都是帝師

。洋師傅指的是英國人莊士敦。溥儀在他大伯

光緒皇帝當年讀書處的毓慶宮上學。同學只有三

個，弟弟溥傑、溥佳，和姪兒毓崇。老師却有七

位，那便是蘇州狀元，大學士陸潤庠。二十歲就

點翰林的福建才子，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陳寶琛

。少年翰林朱益藩。詞章學家，兩湖學院山長梁

鼎芬。文學家徐坊。還有一位教滿洲文的老師，

滿漢兩榜進士出身的伊克坦。至於誕生於蘇格蘭

的牛津大學文學士莊士敦，則是一位醉心中華文

化，對溥儀顯得非常忠誠與熱心的英文教習。他

在溥儀十四歲那一年，由李鴻章的三公子李經邁

，和民國大總統徐世昌一致推薦，入宮教授溥儀

的英文。他和溥儀相處，直如冰乳之交溶。

## 勒令出宮於法不合

當下殿中各人的這一驚，確實非同小可。皇

帝、皇后連嘴裏咬着的蘋果都掉下地來。溥儀、

婉容和諸王大臣，一致呆若木雞，太監們一個個

面如土色，都在三三兩兩的交頭接耳，竊竊私議

。紹英心憂如焚，一連催了好幾遍，溥儀這才回過神來，他下死勁的踩脚，憤憤不平的道：

「這成什麼話，這成什麼話！」

紹英感慨萬千，淒然淚下的接口說道：

「皇上，皇后，須知道，他們山上架得有砲

，手裏拿得有槍啊！」

太監們十萬火急打電話去了，失神落魄的紹

英，這才想起把鹿鍾麟交給他的那份文件，雙手捧送給溥儀。溥儀接過去看時，但見那是一份由黃郛具名的公文，附有：「修正清室優待條件」一份。「修正清室優待條件」係由法制專家，黃郛攝政內閣的司法總長張耀曾起草，而由國務總理黃郛親筆修訂，茲誌其全文並加以分析如下：

「大總統指令

派鹿鍾麟、張璧交涉清室優待條件修正事宜

，此令。

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

(上)幕內「寶切」宮逼祥玉馮

國務院代行國務總理 黃郛

分析：大總統之下沒名沒姓，那是因為當時的北政府大總統曹錕，已經被馮玉祥囚禁在延慶樓上，失去了自由。曹錕的北政府大總統係由賄選得來，馮玉祥和黃郛都不屑於承認。臨時再舉一位北政府大總統，更是實在來不及，因此祇好這麼含含混混的寫上個：「大總統指令」。馮玉祥倒戈前後，當時在北京署理教育總長的黃郛，一直和他保持聯絡。馮玉祥抵達北京，囚禁曹錕，逼他退位。北政府因而形成土崩瓦解之勢，曹大總統淪為「樓上囚」，國務總理顏惠慶堅請辭職，直系的顏內閣絕大多數閣員掛冠而去，只剩下了海軍總長李鼎新，和教育總長黃郛。馮玉祥很想拉黃郛代理國務總理，可是國民軍有三個軍，他一個人還當不了家，做不成主。所以他先得邀請國民二軍總司令胡景翼，三軍總司令孫岳，在北苑舉行會議。通過了馮玉祥挽黃郛代理閣揆，而以現內閣暫時執政的建議，讓中華民國還有那麼一個「臨時政府」。

可是，當馮玉祥去跟黃郛商談，請他以教育總長代理國務總理，出乎意外的，黃郛竟會婉詞相拒，馮玉祥迫于無奈，只好去找李鼎新打商量，李鼎新答應了然後又翻悔，馮玉祥再求黃郛，黃郛始認為他應該積極的為國民軍支持後台，義不容辭，唯有應允勉任艰巨。攝政內閣幾經波折，直到十一月十日方告組成。所以，十一月五日由黃郛具名發佈的這個退位賄選北政府總統曹錕的指令，根本就不能成立。因為，那個時候黃郛還沒有答應出任代理國務總理呢。

這幾句含含混混的寫上個：「大總統指令」。馮玉祥倒戈前後，當時在北京署理教育總長的黃郛，一直和他保持聯絡。馮玉祥抵達北京，囚禁曹錕，逼他退位。北政府因而形成土崩瓦解之勢，曹大總統淪為「樓上囚」，國務總理顏惠慶堅請辭職，直系的顏內閣絕大多數閣員掛冠而去，只剩下了海軍總長李鼎新，和教育總長黃郛。馮玉祥很想拉黃郛代理國務總理，可是國民軍有三個軍，他一個人還當不了家，做不成主。所以他先得邀請國民二軍總司令胡景翼，三軍總司令孫岳，在北苑舉行會議。通過了馮玉祥挽黃郛代理閣揆，而以現內閣暫時執政的建議，讓中華民國還有那麼一個「臨時政府」。

正如左：

第一條：大清皇帝（黃氏改為大清宣統帝），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，「與中華民國國國民同等」。（註：黃郛將末一句改成：「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。」）

第五條：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，民國政府當為特別保護。其一切公產應歸民國政府公有。

第四條：清室之宗廟寢陵永遠奉祀，由民國酌設衛兵，妥為保護。

當時，溥儀看完了臘正本的：「修正優待清室條件」，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愁眉苦臉的說

第三條：清室即日移出宮禁，以後得自由選擇住處，但須經民國政府同意。（註：這一條是「逼宮」的根據，因而最為重要，經黃郛修改為：「清室應按照原優待條件第

三條，即日移出宮禁，以後得自由選擇住處，民國政府仍負保護責任。」——顯曾主稿，而由黃郛字斟句酌的加以修改，然後交由鹿鍾麟、張璧持入清宮進行「逼宮」的。茲特將修訂條件原文並註明黃氏修改各處，臚列於次，讀者當不難瞭解當年主其事者的心情：

修正清室優待條件（這八個字是黃郛加上去的。）

修正清室優待條件（這八個字是黃郛加上去的。）

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條「幾個字，我最為佩服。因溥儀出宮本是原條件已規定的，加此數字，所以表明此次之舉動是要履行原條件。而非特別苛待，大可緩和北方舊勢力的急激反動。」不過，就事論事，黃郛將原有的「須經民國政府同意」八個字刪掉，便未免有嫌失策了。因為，倘若有此八字，民國政府不就有權制止溥儀投奔日本人，免被日本人利用作爲撫我東北，建立偽滿洲國了嗎？）

公——按黃郛字膺白——添加：「按

第六條：清室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百萬元，並特支

出二百萬元，開辦北京貧民工廠，儘先收容旗籍貧民。」）

## 皇帝爸爸甩了頂戴

當時，溥儀看完了臘正本的：「修正優待清室條件」，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愁眉苦臉的說

第六條：清室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百萬元，並特支

出二百萬元，開辦北京貧民工廠，儘先收容旗籍貧民。」）

當時，溥儀看完了臘正本的：「修正優待清室條件」，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愁眉苦臉的說

